

7247.7-1062
创造丛书

165455
鄂华 著



希特勒财宝的秘密

XI TE LE CAI BAO DE MI MI

希特勒财宝的秘密

—— 郭华 著 ——

— 南 熊 文 艺 出 版 社 —

一九八五年·杭州

创造丛书编委会编委：

丁章林	马 戎	从维熙	许立言	刘绍棠
刘宾雁	刘德胜	何 为	苏叔阳	李 栋
李玉光	李锦炎	张 弦	张天民	张兴强
张贤亮	杨光中	罗华俊	卓钟霖	茹志鹃
郭 风	郭伟强	莫应丰	秦 牧	高晓声
顾笑言	鄂 华	温元凯		

常务编委：

丁章林 李 栋 李玉光 李锦炎 卓钟霖

本辑执行主编：

李 栋 卓钟霖

(以上按姓氏笔划排列)

希特勒财宝的秘密

鄂 华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9.625印张 2 插页 215千字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368·95

定价：1.60元

文学王国的新开拓（代序）

——鄂华评传

鄂华，一个标志独特文学的名字，一个标志作家神奇才力的名字，早已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如果说每个作家都提供了一面反映社会生活的镜子，那么鄂华提供给我们的，则是一面令人目眩神往的艺术魔镜。透过它，读者看到了一个广大的人生宇宙，一个多色的现实世界。新颖独特的国际题材，尖锐重大的时代主题，复杂多样的审美情趣，使鄂华营造了文学王国里的一片新天地，培植了香殊形异的艺术之花。因此周扬同志曾誉称他的小说是文学百花园中“奇特的花”。是花而又奇特，生动地点出了它的不寻常的艺术价值。

卢那察尔斯基认为：“艺术家之所以可贵，正是由于他能提出新东西，能运用其全部直觉，深入到通常统计学和逻辑学所难以深入的领域中去。”作为一个有追求有个性的作家，鄂华以他开拓性的艺术创造，在相当广泛的题材领域中为读者提供了“新东西”。然而，尤使我们感到新鲜，而又更属于鄂华自己的，是他对国际题材的开拓。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题材小说发轫于他的笔下，甚至至今还为他所独有。是他，敢于利用小说艺术不受时空限制的长处，打开国门看世界，把艺术的眼光射向广远的资本主义世界，并把它的光怪

陆离的生活，它的畸形和病态摄入自己的笔下，从而获得了巴尔扎克所说的“供想象的后院里”的“精彩题材”。文学向来是在不断的创新中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的；而创新绝不单是艺术技巧的出新。它首先是对新的社会生活领域的发现，对新的题材的占有。郭华正是在对新颖的国际题材的把握和开掘中，进行了独树一帜的艺术创造。这是郭华所独有的，也是社会主义文学仅见的现象。惟其独有和仅见，才“扩大了”社会主义的“文艺王国，给它的版图填加了新的省份”。社会主义文坛因郭华而获得了一种新文学。这是郭华的贡献。

国际题材所以能够在郭华的心灵中激起呼应，撞击出思想火花，并非偶然。它既是时代矛盾的启示和呼唤，也是作家独特的生活经历所形成的思想意识同心理特色和客观生活相契合的结果。

郭华，原名程庆华，湖北荆门人，一九三二年生。幼年接受过“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熏陶”。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颠沛流离中落脚于重庆歌乐山下。日本侵略者强加于中国人民的战祸所造成的山河破碎、亡命流离的惨象，强烈地震撼着作家童年的心灵。然而苦难是人生的教师，恰如海明威所说，“不愉快的童年”反倒成了“作家的最好的训练”。充满悲剧的时代环境，教育他懂得了爱与恨，培养了他热爱祖国、憎恨侵略者、渴望光明、向往自由的思想意识，也玉成了他敏于感受、善于思索、富于理想的性格气质。这一切凝结为郭华独有的心理特色，影响着后来的创作方向。大学时代，郭华广泛地吸收革命营养，思想的羽翼也随之远翥高翔，有意识地开始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远溯近观，积累关于它的素

材,加深对它的认识。他在《幽灵岛·后记》中说:“从我经常阅读的一些国内外的书报杂志及一些从西方归来的亲友们口中,我看到并听到了许多有关资本主义国家的真实情况。每当我接触到这些东西,我的心都会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和窒息,仿佛我正在经受一场可怕的梦魇,从而使我对这种罪恶的社会制度感到了强烈的憎恨与厌恶。”

一九五六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壮丽图景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展示,党在文化艺术事业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从而为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随即,一个题材多样、百花齐放的文学创作高潮出现于中国文坛。这种春风化雨的有利环境,促使一大批才华出众的文学新苗破土而出,也为郭华这只理想高远的文学之鸟的展翅腾飞,提供了广大的空间。然而良好的条件还只是雨露和阳光,孕育和造就作家的土壤,归根到底还是社会生活。那一年,美国四年一度的大选又紧锣密鼓地开场,它也在我们的青年学生中引起了某种反应。当时在高中任教的郭华,就“吃惊地发现,竟有相当一部分同学认不清资本主义社会民主的虚伪本质,对资产阶级一些表面上的自由和民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幽灵岛·后记》)。这个严肃的问题引起了郭华的思索。于是,长期的生活积累便一下子活跃起来,促使这位早就立志要当作家的教师用文学的形式把资本主义真相描绘出来,告诉自己的学生,告诉青年一代,资产阶级那种民主与自由是虚假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理想的美妙的仙境。第一篇国际题材小说《自由神的眼泪》,就这样在这位年仅二十三岁的青年作家的笔下诞生了。整个创作过程表明,是时代矛盾,是现实生活激发了作家的创作冲

动，把他推到了国际题材面前。他的这篇小说，显然不是匆遽的急就之作，而是深藏久孕的生活积累与冷静缜密的思考所结出的艺术成果。从此，郭华便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一九五七年调吉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一九六二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的驻会作家。除十年动乱辍笔，在前后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中，郭华创作了三百余万字的作品。其中国际题材中短篇小说二十余篇，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自由神的眼泪》（1958年）、《艺术的控诉》（1962年）、《盗火者的足迹》（1980年），中篇小说《女皇王冠上的钻石》（1959年）、《宝石的地图》（1960年）。

尽管郭华以生动的国际题材小说赢得了广大的读者，拨动了人们的心弦，但是仍然存在一种甚至至今尚未绝迹的疑惑：作者没有到过外国，如何理解创作源于生活？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间接生活能不能成为创作源泉的问题。回答是肯定的。我们提倡作家深入生活，包括国际题材的创作，以便直接获得生活素材，这是繁荣文学创作的前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创作可以排斥间接生活，也不意味着作家无论写什么都必须亲自体验。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谈到人的实践活动时指出：“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作家当然也是如此。因此鲁迅说：“我所谓经历，是所遇，所见，所闻，并不一定是所作。”作家需要“内在的眼睛”，这也就是巴尔扎克从自己身上“观察”笔下人物，鲁迅讲创作是“以己推人”的道理之所在。创作实践表明，作家在艺术创造中所涉及的领域或范围，比他看见的、经历的要多得^多。作家不是生活素材的剪裁匠，艺术要求作家对生活原料进行“粉碎”之后的再创造，

借助“想象和虚构”创造出高于生活的艺术品。黑格尔认为，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的活动。这就必然要借助于间接的生活材料。间接生活，作为创造源泉，它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性质和内容。直接取来的源头活水是水，经过管道抽取的水也是水。我们希望作家采用前一种方式，却不能否定后面的方法。

采取国际范围的间接生活材料成功地进行艺术创造，在文学史上也有许多先例可寻。人们非常熟悉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奥赛罗》、《罗蜜欧与朱丽叶》等等，都是经过历史检验的传世珍品，然而它们都是取材自外国的历史或传说；伏尔泰的《老实人》，通过主人公的漫长的经历，把欧洲、美洲、亚洲许多国家的广阔社会面写进作品，但是作者并未到过亚洲和美洲；歌德的探求人生意义和理想生活道路的《浮士德》，取材自中世纪的民间传说；伏尼契描写上世纪三十年代意大利争取独立和统一的《牛虻》，是到意大利查阅材料写成的；当代法国作家博里斯·维昂一生没有到过美国，但他在一九四六年发表的小说《我要在你们坟上啐唾沫》，却真实地揭露了美国的种族歧视制度。这些作家的作品，采用的都是间接的生活材料，而且是外国的间接生活材料，然而他们的创作是成功的。多少年过去了，至今还没有人向他们发问：如何理解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相反，却有难以计数的理论家在研究他们成功的经验，因为他们不但没有违背文学创作的规律，反而用自己的艺术实践丰富了它。我们从他们身上也看到了郭华。当然，郭华同他们有质的区别，他是一位掌握了马列主义思想武器的革命作家，具有历史上其他作家所不能比拟的思想高度。正如阿·托尔斯泰所说，掌握了马列主义就有了“源头活水”。这也

是郭华成功地进行国际题材小说创作的重要条件。

作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青年作家，郭华是属于自己的时代、自己的阶级的。他一起步，就把文学作为战斗的武器来使用。由于创作目的明确，便能怀着“共产主义的理想和激情去写每一篇作品”，使创作“服从于时代最尖锐的主题”（《幽灵岛·后记》）。革命作家自觉地表现时代的重大主题，这是自高尔基以来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个优良的传统。高尔基要求作家“登高远望”，“从高处”看时代，在“揭露资本主义的一切龌龊的罪恶行为、它的各种血腥意图的全部卑鄙性”及歌赞“无产阶级的一切英雄般的工作的伟大”的对比中，揭示时代矛盾的本质，教育并鼓舞人民。为此，作家“必须把灵魂分成两半，一定要透过恨才能爱”。高尔基在实践自己的主张中，为无产阶级文学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我们从郭华的创作中，看到了高尔基的文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扬。本世纪四十年代末，由于中国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成，人类历史进入了共产主义实践的新阶段，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对立也就成为时代的最尖锐最重大的主题。郭华以高尔基式的视角，不仅“从高处”俯视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大时代，而且“把灵魂分成两半”，以火一般的爱与恨，在解剖资本主义和歌颂社会主义的对比中，揭示了历史发展的真理。

郭华分给资本主义的一半灵魂是——恨。因此无情地揭露资本主义的真相，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阻碍人类文明发展的种种罪恶，便成为他国际题材小说的基本内容。资本主义尽管在它几百年的历史中发展了科学技术，积

累了各种知识，但是罪恶的剥削制度和金钱、暴力的统治，却使人性和良知遭到了可怕的泯灭。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人们只能而且必须在贪婪、自私、伪善、残忍、野蛮的大泽中挣扎。然而资产阶级却以种种美丽的遮羞布掩盖起自己的本相。郭华以他富有洞察力的眼睛，透过假面看清了它的真容，并以艺术的解剖刀对它进行了深刻的剖视。

资本主义这架用金钱和暴力开动的机器所制造的种种人间悲剧和灾难，种种颓废与丑恶，不是任何偶然因素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必然孳生的恶果。尽管它用掠夺和剥削来的财富为自己镀上了金灿灿的外衣，却无法掩盖它的实质。作者遵循生活的逻辑，当然不可能写出那尚未出现的革命场面，但在作品中多侧面地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在文明秩序掩盖下的种种丑恶，从否定的方面描绘了各种虚伪关系的图画，借用杜勃罗留波夫的话来概括，便是：“他的作品就成为要求更好制度的这些愿望的回声了。”这种“更好制度”，当然是反映人类现代追求的、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便是我们把郭华的国际题材小说放在时代的天平上衡量的时候，它所显示出来价值和分量，也是郭华在创作中追求的思想主题。

围绕这样一个总的主题，郭华在艺术构思和表现角度上，更表现了自己的艺术独创性。他不去表现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和阶级矛盾这样的为人熟知的内容，也不去掇拾那些司空见惯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发生的没有任何特色的事件，而是从侧面切入资本主义肌体，于骨肉深处摘取“切片”，因此它所反映的是比现象世界更高的一种真实，本质的真实。《自由神的眼泪》、《部长的帽子》、《艺术的控

诉》、《新闻的尊严》等精彩的篇章都因此而获得了活泼的艺术生命，产生了强烈的艺术力量。

《自由神的眼泪》，描写的是美国大选的故事。可是作家不写正面，不写选举，而写选举背后的故事。当权者苦于选民们对他们标榜的“民主选举”一向不信任，竟异想天开地在夜间绑架一个漆匠，让他用白漆给自由女神神像的眼睛“加光”，以使她发出“微笑”，制造“民主的奇迹”。可是漆匠于恐惧中拿错了漆，结果女神没有发出“微笑”，反而淌下了“眼泪”。一场骗局败露在千万双眼睛下，选民们又狠狠地唾弃了当权者。美丽的遮丑布挑去了，“民主选举”的虚伪性、欺骗性暴露无遗。这个故事是荒唐的，怪诞的，也许生活中找不到，可是我们相信它有，因为它描写的人物关系是真实的，当权者的欺骗和人民的情绪是真实的，作家的高明正在于，把诸种生活真实交织进一个奇特的故事里，从而以偶然的形态反映了必然的规律，以奇特的事件概括了普遍的本质。这是艺术，是引人入胜的艺术的真髓之所在。

资产阶级的虚伪和欺骗的本性，当然不只反映在选举上，在经济领域表现得更为疯狂。资产阶级笃信金钱万能。在他们看来，金钱就是一切，一切为了金钱，为了弄到金钱，什么手段都不惜使用。因此谋财害命、冷酷无情，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常甚至是正常的关系，《部长的帽子》是又一个荒唐的故事，而它的深刻性也正在于荒唐见平常这一点上。工业部长兼南方油脂公司经理艾尔索普，不认为经济危机是坏事，对他来说，这是幸事，是弱肉强食的一个难得的时机，是聚敛财富的一种最好方

式。因此他坦然地使用欺骗手段，制造迷雾，布设圈套，坑害同类，温和地微笑着用“吃帽子”的“谎言”把同类推入绝境。当他“兑现谎言”，当众吃掉的帽子，原来是奶油蛋糕做的，表现了十足的诙谐和幽默，他想让被害者在破产的时刻发出笑声。而那些被害者并不揭穿他的虚伪欺骗，并不谴责他的权变欺诈，真的发出了笑声。因为在资产阶级心目中，自私、欺骗、陷害，是一种社会公德，理所当然。在这个故事里，部长吃帽子是人物关系的凝结点，作家的才能和功力就在于找到这个凝聚生活故事的焦点。部长吃没吃帽子，本身无关紧要，资本主义社会无奇不有。但是去掉它，平板地描写资产阶级尔虞我诈，艺术就失去了苦辣酸甜，变得淡而无味。读这个故事，我们不能不佩服作家的丰富的想象力和新巧的艺术构思。

《艺术的控诉》和《新闻的尊严》，描写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生产堕落的故事。资本主义种种丑恶、畸形和病态，都源于私有制决定的金钱万能的人生信条，高尚的精神生产也经不起它的扭曲和腐蚀，作家在占有必要的生活材料的基础上，以此为艺术构思的契机，精彩地结构了关于“新闻”和“艺术”的两个诡谲的故事。在金钱的支配下，资产阶级“新闻”变成了舆论欺骗，资产阶级“艺术”变成了不堪入目的脏物，“抹布”、“尿布”都成了“伟大的艺术杰作”。这是不可理喻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但它们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存在，五十年代报纸上就曾披露过这类奇闻。而这种名不虚传的故事，一经作家的奇巧的构思进行了艺术创造，便成为罕见的惊人的艺术堕落的奇观，使我们饱览了一幕难得的“西洋景”。

鄂华艺术构思的另一个特点，是善于以主人公为焦点，借助丰富的想象和虚构，组织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让人物进入能够充分展示他们思想性格的具体环境，在与环境的矛盾冲突中揭示人物的性格和心灵深度。《女皇王冠上的钻石》描写小巴克夏在同殖民地人民的血与剑的冲突中被迫几次转移，几乎走遍了亚、非所有的主要殖民地，到处烧杀掠夺，使这个“在仇的火焰上，浇泼人的鲜血”，“在恨的鸿沟中，填满人的尸体”的侵略者的贪婪、自私、野蛮、残忍的性格和刽子手的灵魂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巴克夏性格具有典型意义，它概括了侵略者的本质属性，然而巴克夏又有自己独特的思维和行动方式，这就使他的性格获得了深度。这要归功于作家巧妙的艺术构思。鄂华是一位非常重视情节创造的作家，他常常使用大起大落、纵横开合、巧布疑阵等技法，组织起波澜起伏的情节结构，但是这一切都服从于人物塑造，从人物出发，为人物而设，从来不让情节的风沙模糊了人物的面貌。《女皇王冠上的钻石》，描写了六个“有头有尾，能够自成段落”的“场景”，情节纷繁，波澜四起，但是它们都是在人物与环境的冲突中生发出来的，是人物性格的“历史”。

成功的作品，要求作家写出人物心灵的底蕴，性格的血肉，当然也就要求作家把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描写，因为典型人物是时代、社会和人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因此作家必须对时代的历史条件和人物的性格气质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并勇于把人物推向时代矛盾的高峰。这也是鄂华以人物为焦点进行艺术构思所显示出来的长处。在《自由神的命运》中，作家成功地塑造了黑人艺术

家罗伯特·休斯的闪光的人物性格。他一生下来，民族压迫的惨痛的阴云就降落在他的头上。其实资产阶级美国标榜的“自由与民主”早就丧失了它的反对社会压迫的道义内容，而蜕变为强权统治和民族压迫的一面虚伪的旗帜，因此白人恐怖组织和私刑法庭到处出现，疯狂地残杀黑人。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世界，休斯有过非人的屈辱，有过血与火的斗争，也获得过荣誉。但是他顽强地争取自由、争取民族解放的初衷至死不渝。作家正是在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矛盾的实质和人物性格的核心及其关系的基础上，才成功地写出了这个人物。休斯的高尚与光荣，不在于他悲壮地走向毁灭，而在于他在斗争中屡仆屡起，矢志不渝。作品所播扬的、黑人所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罗伯特·休斯的命运就是黑人的命运，而他对命运的不屈服与顽强的抗争，正是黑人改变悲惨命运的出路所在。

开放的、活跃的、创造性的艺术思维，使鄂华在解剖资本主义的病态畸形中形成了对时代本质的认识和艺术再现的审美观念，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他要告诉读者的，不是现实世界中什么存在、什么不存在，而是应该存在、什么不应该存在。服从于这种高远的创作旨意，鄂华主张“作家写东西不要照搬生活，不能完全用生活事实来写作；大框子要真实，作品要虚构。”鄂华这里所说的“虚构”，自然包括对生活素材的选择、提炼和概括的典型化过程，但主要的是借助创造性的想象，去创造作者心目中的形象体系，就是说，鄂华不象巴尔扎克照他“所看到的样子去写”，而象乔治·桑描写自己“想要看到的样子”。因此他不论写什么样的人，都充溢着憧憬和理想。如果说时代生活为他提供

了创作材料，而革命理想则是他的创作动力。他当然是一个革命现实主义者，但更是一个革命浪漫主义者，他的艺术思维是开放的，不受约束的。他的作品能够启示读者向往未来，就因为他更多地采用了革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笔端有一盏理想明灯在照耀。

郭华的作品不仅饱含高远的革命理想，引导读者瞻望未来，而且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使你卒读难以释手。这当然与国际题材的新颖内容有关，但是这更与作家讲究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有关。强烈的艺术感并不在题材本身，而在于作家运用表现手法的纯熟与自然。郭华在这方面明显地表现出中西合璧、因材施教的特点。传统的有头有尾地叙述故事的方法为他所用，西方的细腻地刻画人物心理动作的技巧为他所取，大开大合、动静互济、性格对比、偶然巧合等等，都是他经常使用的手法，而且运用自如，不露形迹，使作品的叙述有如行云流水，充畅自然。这是真正的功力。比如布疑阵、造悬念是作家们经常采用的技法，但是郭华运用起来却使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在《女皇王冠上的钻石》中，开著起笔就写“一个容貌极其凶险丑恶的人”，夜间潜入御花园，“谋刺女皇”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使你非读下去不可。悬念已经留给读者，作家便可以从容地进行叙述。这种布疑阵悬念在前的办法，读者完全意识不到。又如叙述与描写，是作家的基本功，而最高的境界则是二者完美之融合，我们从《艺术的控诉》与《走向命运的星辰》等篇章看到了这种理想的融合。前者重在人物行动，后者突出人物心态，叙述与描写水乳交融，难解难分，使作品获得很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然而，一切技巧说到底是一个运用文学语言的问题。郭华是一位驾驭语言的能手。他的语言雍容华赡、优美明丽，叙述起来潇洒豪放，描写起来形象生动，具有很强的感情冲击力，而且常在抒情议论中迸射出哲理的火花，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郭华的国际题材小说，以它独特的艺术营养丰富广大读者的精神生活，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我们祝愿他，在“开放”“搞活”的新的历史时期，为读者奉献更多的国际题材作品。

方 晴

目 录

文学王国的新开拓（代序）

方 晴

自由神的眼泪……………（ 1 ）

自由神的命运……………（ 24 ）

自由神的礼物……………（ 50 ）

刺花的灯罩……………（ 62 ）

新闻的尊严……………（ 78 ）

希特勒财宝的秘密……………（ 96 ）

艺术的控诉……………（115）

幽灵岛……………（139）

走向命运的星辰……………（178）

女皇王冠上的钻石……………（206）